

王府的金龍殿和石山
太平天國有三藏寶之謎
太平天國開創了

长篇小说
CHANGPIANXIAOSHUO

乱世洪流中一场决定政治命运的夺宝暗战

南京博物馆下的天国宝藏是否真的存在？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太平天国宝藏仍然给我带

藏了什么而藏于死者口中的錢幣竟引發了一起醞釀已久的奪寶戰爭
清政府、袁世凱、孫中山、日本天皇的秘密關注
歷史上的許多特例一個是石達開大渡河藏

SECRET TREASURY

太平天国宝藏仍然給我帶來許多懸念

亦名◎作品

秘藏

1937

百年秘藏，扑朔迷离；历史真相，众说纷纭。

sina

新浪第六届原创文学大赛金奖、最具影视改编奖作品

悬念，传说中太平天国的惊人宝藏是否真的存在？

乱世洪流中一场决定政治命运的夺宝暗战

亦名◎作品

秘 1937 藏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秘藏 1937/亦名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

2009. 11

ISBN 978-7-80755-709-8

I. 秘… II. 亦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00808 号

作 者:亦 名

责任编辑:李 伟

李 爽 hsls999@163.com

出版发行: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050061

网上书店: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0311—88643242

销售热线: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0311—88643225

E-mail:hspul@163.com

印 刷: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×1092 1/16

字 数:470 千字 印 张:24

版 次:2010 年 1 月第 1 版

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755-709-8

定 价:34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半字則屬於鳳毛麟角。花錢不是正式流通的貨幣，而是特意鑄造用來賜贈的禮幣。正面刻以「太平天國」四字，附以「二龍搶珠」的圖案，雙龍尾間圖案的圖案，雙龍尾間圖稱為「壽山福海」；其背面刻「聖寶」二字，左右雙鳳環繞，四周為「寶蓋、法輪、金魚、寶傘、妙蓮、盤腸、法螺」八件吉祥之物，稱吉祥八寶，乃是花錢中的極品。



太平天国花钱，又叫压胜钱，币材为金、银、铜、铁、铅等，以铜币为主，金币则屬於鳳毛麟角。花钱不是正式流通的货币，而是特意铸造用来赐赠的礼币。正面刻以「太平天國」四字，附以「二龙抢珠」的图案，双龙尾间图纹称为「寿山福海」；其背面刻「圣宝」二字，左右双凤环绕，四周为「宝盖、法輪、金魚、宝傘、妙蓮、盘腸、法螺」八件吉祥之物，称吉祥八宝，乃是花钱中的极品。



法輪、金魚、寶傘、妙蓮、盤腸、法螺」八件吉祥之物，稱吉祥八寶，乃是花錢中的極品。

目录

CONTENTS

一	离奇命案	1
二	看不见的线索	12
三	传说中的天父会	24
四	青 帮	39
五	秘 匣	55
六	传国玉玺	67
七	黄浦硝烟	81
八	血肉磨坊	94
九	恨 别	110
十	南京！南京！	122
十一	青田会	135
十二	母女相逢	152
十三	宗庙之谜	166
十四	大阿姊	183



目录

CONTENTS

十五	古城忠魂	199
十六	人间地狱	215
十七	空穴悬关	230
十八	亡灵的诅咒	238
十九	伤 逝	252
二十	惊险的手术	260
二十一	石牌要塞	274
二十二	谍 网	289
二十三	赌 命	304
二十四	祭 天	317
二十五	日落石牌	330
二十六	幸存者	347
二十七	兄 弟	363
二十八	黎 明	373

秘藏

一 离奇命案

1937年，上海。

暮色四合，天昏地暗。苏州河南岸的弄堂深处，一场夜雨过后，青石板路上到处都是清亮的水渍。苍白的街灯隔着很远才有一盏，夜风摇晃着灯罩也摇晃着灯光，寥寥几个行人的身影在灯光下摇晃不定。

一辆黄包车穿行在迷宫般的巷子里，车上的客人穿着一件竹布单衫，礼帽低低地扣在头上。他鬓角花白，脸上布满沧桑，眉心处有一颗明显的黑痣，额前刀刻似的皱纹一动不动，眼中一闪一闪地流露出机警神色。

黄包车走到一家东亚大旅社门前，那客人用手杖敲了敲车杆，说道：“靠边，停车。”随后下车付了车资，又道，“明天早晨七点，准时过来接我，记住了！”说完，转身走进旅社。

这座旅社的名字虽然气派，其实不过是一座老式三层砖楼，用木板隔出八九间卧室，楼下兼做酒馆。老板是绍兴人，卖的是正宗绍黄，墙角放着一排酒瓮，一进门便能闻到浓郁的酒香，柜台上摆着泥螺、醉虾、笋干、茴香豆几种下酒的小菜。老板看见客人进了旅社，笑容可掬地招呼道：“尹先生，这么晚才回来呀！”客人点头应道：“忙啊，忙啊！”

老板道：“还没吃饭吧？我叫阿四给您买点心去，再烫一壶花雕老酒，我陪您喝一杯，去去潮气。”

尹先生双手作揖，微笑道：“多谢，多谢！我已然吃过晚饭了。您把酒留着，改天一定奉陪。”嘴里说着客套话，快步走上楼去。

他住在三楼一个小小的房间，这是一间由阁楼改成的卧室，从楼板到屋顶，只有五六尺高。路灯光透过临街的窗子照进屋来，一张木床、一张黑漆的桌子、一个衣柜，地上放着板箱和圆凳，陈设非常简单。尹先生探头看了看静悄悄的楼道，随



后将房门反锁，拉紧窗帘，拧亮了桌边的台灯，又从贴身衣袋中掏出一枚金光灿灿的制钱，在手中反复把玩，嘴角流出发自内心的笑意。

长夜茫茫，沉寂若死。不知不觉间，从门缝间飘进一丝淡淡的轻烟。

尹先生毫无察觉，过了一会儿，忽然觉得手指麻痹，竟然把握不住那枚制钱，当啷一声，掉在地上。他大吃一惊，刚要伸手去捡，哪知手脚却不听使唤，一阵天旋地转，身子软软地倒在地上。

房门吱的一声轻响，门锁被人捅开，两个飘忽的人影走进屋中。

尹先生趴在地上望去，眼中出现一双女人穿的绣花鞋，顿时魂飞魄散，想要嘶喊，喉头却使不出半点力气，咯咯叫了几声，一张脸被憋成绛紫色。

昏暗的灯光下露出一张女人的脸，年纪已经不老，但淡妆涂得恰到好处，犹见当年的风韵。那女人蹲下身子，伸手在尹先生脸上拍了拍，柔声说道：“小尹，你想要离开我，怎么不打招呼？偷偷跑出来，这可不合规矩，是不是？”

尹先生浑身颤抖，拼命挣扎，却连动一动的力气也没有了。

女人幽幽一叹：“既然坏了规矩，就该严惩，这是祖辈传下来的刑罚，没人可以逃脱。可惜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姐姐虽然舍不得，却也救不了你，真是……唉……”

尹先生似乎预料到自己的下场，脸上的恐惧渐渐变成绝望之色。

女人站起身，对身边一个大汉道：“照老规矩办。”

大汉把床上的枕头被褥卷起，露出光秃秃的床板，然后一把拎起尹先生，按在床上，拔出一把匕首，割开他的衣襟和裤带，三下两下将他扒了个精光。

女人从地上捡起那枚制钱，道：“你原本是个聪明人，竟然干了这种糊涂事，想动天父的藏宝，你胆子真不小啊！可惜到头来两手空空，还要赔上自己的性命，何必？何苦？”说完，捏开尹先生的嘴巴，将那制钱塞进他的口腔，又用一条丝帕堵住了嘴，道，“你喜欢钱，我送给你了，当是黄泉路上的体己钱，也不枉姐姐疼你一场。”

说话间，那大汉搬进一个火盆，里边烧着一长四短五根铁链。大汉用铁钳夹出一根，手指粗细的链扣被火烧得通红，轻轻一晃，火星和炭灰飞扬。女人抽出一支香烟，在铁链上点燃，深深吸了一口，吐出一道长长的烟柱，淡淡道：“行刑吧！”

大汉将铁链分别缠在尹先生的手腕、脚腕和腰间，用力一紧。烧红的铁链与皮肉粘在一起，顿时皮焦肉烂，发出滋滋的轻响，白烟直冒，屋中飘起一股焦臭的烟味。尹先生虽然手足麻痹，但神志未失，炙痛传来，疼得他双眼凸出，头发都立了起来。

女人脸上始终带着淡淡的笑容，仿佛在欣赏一幅杰作，这笑容中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冷酷和残忍。

过了一会儿，尹先生扛不过剧痛，昏死过去。女人倒了一碗冷水，泼在他的脸上，将他激醒，贴近他的脸，轻声道：“小尹，我知道你恨我！你如果有种，变成厉鬼找我索命来吧，反正死在我手上的人不止你一个，我也不在乎多添几个恶鬼！”说罢，飘然出屋而去。

大汉拔出匕首，沉声道：“尹大哥，你背叛大阿姊，认命吧。”说完，将他双腕的动脉割开，转身出屋，将房门由外锁上。

鲜血从尹先生的手腕流下，片刻工夫，流满一地。他努力地睁大双眼，牢牢盯住房顶的一个角落，至死不瞑目。

黎明，天色阴沉，不见阳光。

上海的早晨仿佛洗尽铅华的少妇，闪烁一夜的霓虹灯纷纷熄灭。这座灯红酒绿、纸醉金迷的不夜城，到了打烊散场的时候，十里洋场变得冷清起来，橱窗与街头晃动的名媛、歌女的香泽丽影，也随着夜色悄然散去。

这种宁静只过了很短时间，大街上便重新恢复了喧嚣，车水马龙，行人匆匆，巨大的城市开始了新一天的运转。

在人群与车流之中，无数报童挥舞着当日的《申报》、《新闻报》，大声叫嚷“平津陷落，华北危在旦夕……”、“南口会战，国军与日寇决战长城……”、“日寇在黄浦江的军舰超过三十艘……”等消息，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整个城市。三五成群的青年学生在大街小巷散发传单、呼喊口号。匆匆的路人不时停下脚步，或观望、或参与街头的议论，都对当前的局势忧心忡忡。

方隐锋照例早早来到诊所，冲了一壶绿茶放在桌上凉着，手里拿着一份当天的《申报》，看了两眼，没心思再读下去，心情郁闷异常。时局发展到这个地步，心中除了愤怒和忧虑，实在不知还能做些什么。

刚刚过了八点钟，值班护士陈小姐准时来到方隐锋的办公室，手中翻着病历记录，道：“方医生，昨天晚上接到电话，三江商行的吴经理取消了预约，要送家小去苏州乡下住一阵子，请您给他开几服药带走。乌镇梅老爷子的风湿病又犯了，原本定好近期来沪请您针灸推拿，可是时局不太好，打来电报说要往后推推再说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电话铃忽然响了起来，方隐锋提起听筒，道：“喂，哪位？……哦，是一龙兄啊！你堂堂大探长，忙得不可开交，怎么想起和我联系啊！什么？请我喝咖啡，求我帮忙？笑话，我一个小诊所大夫，能帮你什么忙？好，好，我去找你，圣彼得咖啡馆，马上马上……”他挂上电话，对陈护士道：“吴经理和梅老爷子都是诊所的老客人，你照以前的药方配几服药，请人给他们寄去。我出去一趟，有病人来了替我招呼一下。”



陈小姐应了一声，又道：“前些天来的十几个大学生，在诊所学习接骨、包扎，说要组织战地救护队，希望您多教他们一些战场应急的救护方法。”

“等我回来再说吧。你学过西医，又干了多年的护士，可以先教他们止血镇痛和针剂注射。这些年轻人都是有志向的青年，万一我中午回不来，一定要招待他们一餐便饭，开销由我出。”方隐锋从钱夹中抽出几张钞票放在桌上，出了诊所，快步穿过马路，来到街对面的圣彼得咖啡馆。

这家咖啡馆最初是一个白俄人开的，几年前被本地老板买了下来，稍加装饰，店中依旧保持着浓浓的俄式风情，拱形屋顶壁灯、烛光、黑铁长椅、整洁的方格台布，于朴素中显出幽雅雍容的气质。

方隐锋走进咖啡馆，看到探长冯一龙已经等在座位上，笑道：“一龙兄，叫你久等了。你是无事不登门，这次突然找我，恐怕不止喝杯咖啡这么简单吧。”冯一龙欠了欠身，道：“坐吧，喝点什么？”方隐锋吩咐侍者：“黑咖啡，不加糖。”

冯一龙等咖啡摆上后，道：“方老弟，咱们的交情非同一般，我跟你绕弯子，有话就直说了。”冯一龙从皮包中掏出一沓照片，扔在桌子上，道：“认识这个人吗？”

方隐锋捡起照片看了一遍，见照片上是一个裸体男尸，双腕的动脉均被割断，四肢及腰上被缠了一条铁链，铁链下的皮肉留下严重的烫伤。他默默想了一会儿，道：“不认识，这人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

冯一龙点燃一支香烟，深吸一口，道：“今天早上有人报案，发现这人死在旅社中，留下的姓名和身份都是假的。我讯问了他雇的黄包车，车夫交代，这几天他每天早上都到这家咖啡馆，每次都订下你现在坐的位子，一坐就是一天。”方隐锋奇道：“坐在这里？天天如此？”冯一龙点头道：“天天如此。”

方隐锋侧头望去，透过玻璃，正好看见自己诊所的大门，每一个进出大门的人都逃不过他的眼睛。他犹豫了一下，道：“这人……难道……他在监视我？”

冯一龙道：“他未必是监视你，不过，我猜与你诊所内的人有关。”

方隐锋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我那家小诊所你是知道的，两个医生，三个护士，都是家世清白的人，无论如何也卷不到这个凶杀案中。”想了想，又说，“会不会是谋财害命？这人单身来沪，无意间露财，惹来杀身之祸？”

“不是！”冯一龙取出一枚制钱，放在桌上，道，“这枚金币是在那人嘴里发现的，如果谋财害命，没理由扔下两三两金子不要。”

方隐锋拿起那枚制钱，仔细看了看，道：“一龙兄，这桩案子恐怕不简单啊！”

冯一龙道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方隐锋道：“这可不是普通的钱币，而是市面上非常罕见的太平天国花钱，存世稀少，其珍贵远比黄金的价值更高。”

冯一龙道：“怎么回事？你说清楚一点儿。”

方隐锋笑道：“看在你请我喝咖啡的情面上，我就卖弄卖弄学问吧。这枚花钱，又叫压胜钱，不是正式流通的货币，而是特意铸造用来赐赠的礼币。太平天国的花钱，币材金、银、铜、铁、铅都有，铜币为主，金币则属于凤毛麟角。你看，这枚花钱品相极好，不缺不残，正面是‘太平天国’四字，附以‘二龙抢珠’的图案，双龙尾间图纹称为‘寿山福海’。背面刻‘圣宝’二字，左右双凤环绕，四周为‘宝盖、法轮、金鱼、宝伞、妙莲、盘肠、法螺’八件吉祥之物，称吉祥八宝，乃是花钱中的极品。”（见下图）

冯一龙又惊又奇，道：“你怎么懂这个的？”

方隐锋道：“家父虽然精于医道，对古玩字画也颇有研究。大伯父更是博古通今的国学大儒，我从小在他们中间熏陶，这点儿眼力和见识还是有的。”

冯一龙道：“太平天国到现在不过七八十年，又不是秦、汉年代的古币，哪有那么珍贵？民间一定流落了不少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”



花钱正面



花钱反面

方隐锋道：“清同治三年，太平天国天京（太平天国定都之所，即南京）失陷后，清兵开始大规模销毁太平天国钱币，有私藏者治以重罪。当时除天京外，苏州、杭州、衡阳、嘉兴等被清军占领后，也大肆搜缴、销毁其铸币。经过几次清洗，流传下来的钱币便不多了。至于你手中的金币，堪称珍稀，信不信随你，反正我是把话告诉你了。”

冯一龙若有所思，道：“看来这不是一起普通的案件，从死者被杀前所受的折磨上看，似乎是江湖中某种古老的刑罚。上海滩这地方，鱼龙混杂，帮会林立，稍不留神就要闹出大事，真是叫人头痛！”

方隐锋道：“你当探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背后有英国人撑腰，哪个堂口的老大



不卖你几分面子？区区一个命案，能难得倒你？”

冯一龙叹道：“凶手敢在我的辖区弄出命案，已经不给我面子了。若不查个水落石出，我的名声固然不好听，英国人那边也不好交代。”说着站起身，道，“我还有一大堆的棘手事，先走一步了。老弟，替我留心一点，发现诊所里有不对劲的地方，及时通知我。”

方隐锋等他走后，将杯中的咖啡慢慢喝完，回到诊所。十几个青年学生已经到了诊所，正由陈小姐带领着学习护理方法。方隐锋鼓励了学生们几句，一边安排病人就诊，一边向他们讲解救护知识。

一个上午匆匆过去，吃过午饭后，学生们回校上课，他才稍稍松了一口气，用冷水洗了一把脸，陈小姐进屋来，道：“方医生，前两天您托我打听租房的事，我给您问好了，一家两间套的公寓房，离这里不远，交通也很方便。”

方隐锋道：“好啊！房租怎么样？这个年头，租界的房价可不便宜。”

陈小姐道：“房租是贵了一点，可是世道这样乱，日本人到处闹事，闸北和南市的住户都往租界里搬，房价一天一涨。”

方隐锋苦笑一声，道：“再贵也得租下来，万一打起仗，租界里多少会安全一些。你帮我订金下了，找人打扫打扫，我安排素芳母女搬过来。”

陈小姐道：“搬家是件大事，要不要找人帮忙。”

方隐锋道：“没事。素芳的弟弟前些日子得了肺炎，回沪治病，小伙子刚从笕桥航校毕业，有他帮忙，不会太麻烦。”

陈小姐微笑道：“方医生，您年纪也不小了，趁着小舅子在家，赶紧把婚事办了吧。素芳姐多好的人，您可别把人家给耽误了。”

方隐锋笑道：“这丫头，又为我的事瞎操心。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多想想自己的事吧。同济医院的刘医生跟我交情不错，你也见过的，是个本分老实人，要不要我把他邀出来，一起喝个茶？”

陈小姐脸上一红，道：“看您，又笑话我不是？”低头走了出去。

下午没有多少病人，方隐锋早早离开诊所，来到闸北的枫林小学。这是一所私立小学，刚刚放学，校园内十分清静。方隐锋走进校门，听到一阵悠扬的小提琴声，循着琴音寻去，在二楼的音乐教室中，一个青年女教师正在练琴。方隐锋没有打搅她，坐在门口的课椅上，默默聆听。

一曲既终，方隐锋轻轻拍了拍手。女教师回头看见他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是你啊，今天怎么找到学校来了？”

方隐锋道：“顺路过来看看。租界的房子订好了，这两天收拾一下，早点搬过去。”

“我回去跟妈商量一下，正好二弟在家，有他出力气，搬家方便一点。”林素芳

收拾琴谱，将小提琴装进琴匣，道：“眼下时局乱得很，日本人是一定要闹事的，学校里人心惶惶，我班里有一大半学生都请了假，再过几天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开课。”

方隐锋道：“看样子，战争势在难免。东北已经沦陷，华北也是危在旦夕！在我来的路上，看见黄浦江上停泊着日本人的军舰，炮口对着上海滩，虎视眈眈。人家已经把刺刀顶在咱们喉咙上了，如果再退让下去，泱泱中华，尊严无存！”

林素芳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七年前，我们家从东北迁到上海，尝尽了背井离乡的苦楚。父亲病逝的时候，口中念念不忘九一八的耻辱。他这一生最大的憾事，莫过于没能回到故乡，再看一眼生他养他的白山黑水。二弟也是因为这件事才毅然终止学业，投身从军，指望有一天打回老家去，给咱们中国人扬眉吐气。”

方隐锋道：“卫民是个热血青年，他一定不会让伯父失望的。”

林素芳仿佛忽然想起什么似的，道：“对了，今天二弟让我早点回家，几个航校的同学过来看他，大家约好一起吃晚饭，特别嘱咐让我叫上你一块儿。”

两人从学校出来，顺着大街直走十分钟，拐进一条弄堂，素芳家就到了。这是一幢墙面斑驳的老房子，砖缝里长满了青苔，硕大的杉木门板上镶着一对铜环，进门就是陡峭狭窄的木质楼梯，素芳家住二楼的两间房，母女俩一间，弟弟林卫民一间。林老太太在厨房里炒菜，油香、菜香热气腾腾，厨房几家共用，几家的女人都忙碌饭菜。素芳挽起衣袖，道：“妈，您歇着，我来吧。”

林老太太擦了擦汗，道：“方医生来了没有？”林素芳撇了撇嘴，笑道：“他能不来？咱家哪次请客落下他的嘴？”

林老太太在她头上轻轻一拍，道：“贫嘴！”将围裙给她系上，嘱咐道：“老二口重，沙锅里多搁一匙盐。”

林素芳道：“知道了，每次做饭都嘱咐一遍，从小说到大，还怕我记不住？”

林老太太回到房间，屋里已经来了三个身穿空军军官制服的年轻人。林卫民与他们见面是男人式的拥抱，右臂勾着对方的肩膀，左手握拳朝着对方胸口上使劲一通猛捶。见到老太太进屋，介绍道：“妈，他们都是我在航校的同学，大伙儿一起摸爬滚打，相处得像兄弟一般。他们毕业后奔赴战场，从上海路过，听说我在家里养病，特地过来看望咱们。”说着拉过他们的手，道，“沈崇海、乐以琴，还有这个小伙子，也是咱们东北人，阎海文。”

每一个叫到名字的人，都挺直胸膛，向林老太太敬一个标准的军礼。林老太太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，看看这个，摸摸那个，张罗着让座、倒茶，谁都劝不住，一定要亲自把茶杯续满才行。

一会儿的工夫，饭菜端上来，摆了一大桌子。地道的东北风味，当中一口沙锅，盛满猪肉白菜粉条，香气扑鼻。

阎海文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笑道：“终于吃到家乡菜了！九一八以后，我从东北考



进筑桥航校，就再也没吃过这么香的酸菜氽白肉，今天可算解馋了。”林老太太给他撇了满满一碗，道：“多吃，多吃。这孩子，多大年纪了？”

林卫民道：“您别看他扛了一个少尉军衔，其实才二十一岁。”

林老太太道：“二十一岁，那还是孩子，就要上战场了？”

阎海文道：“上战场好啊！我们都等着这一天呢。我们在航校刻苦训练，就是为了跟日本人狠劲干一仗。我是东北人，奉天沦陷以后，我为了不当亡国奴，背井离乡，一路流亡而来，心里只有一个信念：打回老家去，为东北三千万同胞复仇！”

乐以琴道：“谁不想与日本人较量较量啊！在来上海的路上，我遇到一个老乡，他在海军服役，这次奉命调防江阴，满心以为这次能跟日本人大干一场，哪知接到的命令却是：凡四十年以上的大船，都要卸下炮台，沉入江底，封锁航道。他当时就哭了，兄弟们摩拳擦掌，好不容易盼来参战的消息，哪知炸沉的第一艘战舰，不是敌舰，却是自己的战舰，这是何等痛苦的抉择！一个海军军官，没了战舰，那还算什么海军？”

沈崇海也道：“海军，破釜沉舟。陆军，节节败退。咱们空军不能再示弱了！在东北、华北，日本航空队目中无人到了极点。在他们心中，中国有空军吗？中国空军算什么？他们执行轰炸任务，轰炸机甚至不带驱逐机护航。‘八八式’、‘九四式’、‘九六式’日本战机在中国天空横行霸道，如果再任由他们猖獗，中国空军的脸面何在？你我都将成为中国军人的耻辱！”

乐以琴脸色铁青，道：“中国空军已经没有退路，一定要参战，一定要出击，一定要夺回天空！中国，不能没有自己的天空！”

沈崇海道：“天空上的决斗，由你们驱逐机去解决。我飞罗斯诺普（轰炸机），只管把炸弹扔到膏药旗升起的地方。我要用一片火海告诉日本人，在中国的领土，没有膏药旗飘扬的地方。”

阎海文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可惜咱们的座驾又老又少，老掉牙的道格拉斯 O-2 又慢又笨，火力又弱，早该扔掉了，可是咱们空军仍在飞；波因 281 算是最好的飞机了，与日本的九六式相比，三分钟时间，波因 281 只能爬到 1800 多米，九六式三分半钟却可以拉升 3000 米。在空战中抢高度，咱们要吃多大的亏？咱们一次俯冲射击不中，很难再有攻击的机会，只能等着挨打。再说九六式的最高速度能达到 430 公里以上，波因 281 才多少？377 公里。”

乐以琴不屑道：“到了天空上，飞机的性能固然重要，但更要靠飞行员的胆魄和技术。我就不信，我飞霍克 3，就不能把小日本的九六式揍个落花流水。”

几个性格开朗的年轻人，说到空战，顿时流露出一股杀伐之气。

过了一会儿，阎海文道：“这顿饭吃完，大伙儿就回归各大队，不知道以后还能

不能再见面。”

乐以琴道：“不能相见也无妨，好男儿搏击长空，血沃中华，虽死无憾！”

林卫民端起茶杯，道：“飞行员有规矩，战前杜绝饮酒。大家兄弟一场，今晚我以茶代酒，给大伙儿壮壮行色。”

乐以琴道：“好啊！咱们不举无名之杯，说点什么话呢？”

沈崇海道：“还记得咱们航校的誓言吗？”

几个小伙子神情肃穆，异口同声：“我们的身体、飞机，当与敌人的飞机、兵舰、阵地——同归于尽！”

方隐锋沉默不语，望着这几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，心中热血澎湃，方隐锋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的骨气和希望。

饭后，众人纷纷告辞，几人还要赶夜车出发。林卫民依依不舍，一直送出家门外。林老太太目送小伙子们离开，仿佛怀着极重的心事，坐在椅子上发愣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忽然大叫一声：“素芳！”

林素芳正和方隐锋收拾碗筷，冷不防被吓了一跳，问道：“妈，什么事啊？”

林老太太道：“明天下课回来，陪我去一趟城隍庙。”

林素芳道：“去城隍庙干什么？”

林老太太道：“我去烧香许愿，那里香火最灵，我给这些孩子们求张平安符，保佑他们平平安安。”

林素芳劝道：“妈，他们不信这个。”

林老太太道：“他们不信，我信！”蓦地发了脾气，道，“我一个老太婆，除了念佛以外，还能为他们做什么事？”说完站起身，头也不回地进了里屋。

林素芳莫名其妙，道：“这老太太，怎么了这是？刚才还好好的……”方隐锋拉了拉她的手，道：“别惹老人家。她想去，你陪她去好了。”

两人一起走进里屋，见林老太太将一个提箱摊在床上，从衣柜中取出一件件衣服往箱子里装去，林素芳见她装的都是林卫民的衣服，道：“妈，您……您这是干什么？”

林老太太道：“老二这小子，从来就不是安分的人，那么多朋友都上战场了，他能在家待得住？我给他收拾行李，明天让他回军营报到。”

林素芳急道：“二弟是回来治病的，他的肺炎还没好利索，您怎么就要撵他走？”

林老太太抬起头，眼圈已经红了，道：“老二是我的骨肉，我怎么舍得撵他走？可是你也看见了，刚才这些小伙子，都是多么好的孩子，他们也是爹娘一口水一口饭养大的，谁家的爹娘不疼自己的儿子？赶上这个年月，日本人打来了，总得有人去拼命，别的爹娘能把儿子送到战场上去，我也能！”

林素芳的眼圈也红了，道：“妈……”



林老太太道：“咱们林家以忠厚持家，祖祖辈辈都是厚道的老实人。你爹教了一辈子书，当了一辈子文弱书生，凡事都要先讲道理，从不与别人争执。可是眼下这世道，日本人根本不跟中国讲道理，他们没把咱们当人！我告诉老二，你是开飞机的，哪怕只炸死一个日本人，爹娘就没白养你！”

听老太太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，林素芳不再相劝，默默帮妈收拾。

方隐锋帮不上手，于是告辞出来，走到街上，只见林卫民背靠路灯，一个人低头抽着闷烟。方隐锋走上前去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道：“有心事？”

林卫民叹了口气，将烟蒂使劲捻灭，道：“方大哥，我待不下去了，我得走！”

方隐锋理解他的心情，道：“走吧！这个年月，凡是有血性的中国人，都会选择一条抗争的道路。”

林卫民道：“方大哥，虽然你还没跟我姐结婚，可是在我心目中，早已经把你当做姐夫了。”

方隐锋道：“我也把你当成亲兄弟一般，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，跟我说吧。”

林卫民感激道：“自古忠孝难以两全，我是空军，战事一开，我必须和战机在一起。妈和姐姐就托付给你了。”

方隐锋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她们的事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妥善安排的，你也要保重。病怎么样？还咳嗽得厉害吗？”

林卫民道：“好多了，还有些咯血，不过不要紧，不耽误飞行。”

方隐锋道：“你不要大意，如果肺炎转成结核，可就不易治愈了。林伯伯就是被这个病带走的……”

林卫民一笑，道：“上了战场，我的命能活多久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，但肯定不会死于肺炎。”

方隐锋微皱眉头，道：“卫民，只为图个吉利，不要把死挂在嘴边，行不行？”

林卫民道：“能够不死，当然还是活着好，可是到了战场上，总要有人为国捐躯，轮到谁是谁。方大哥，我听姐姐说过，多年前你也当过军人，是不是？”

方隐锋道：“是，我曾在三十六师干过军医。”

林卫民道：“你当过军人，应该知道战场的残酷，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担心妈会受不了，到时候请你替我隐瞒，不要让她知道。”

方隐锋心底一痛，道：“仗还没打，何必总往坏处想？”

林卫民道：“空战和陆战不同，到了天上，双方以几百公里的时速射击搏杀，枪林弹雨，无处可以躲避。教官训导我们：空战是开着机关枪的白刃战，没有刺刀见红的勇气，就不配上天作战。”他话音顿了顿，又道，“可是光凭勇气还不够，从数量上看，日本有两千多架战机，我们只有三百多架。日本拥有一流的飞机制造厂，可以随时得到补给，中国空军却没有生产能力，仅有这么一点儿家底，打掉一架少

一架，双方力量悬殊，不言而喻，一旦开战，我们怎么消耗得起？也许半年，也许三个月，也许更短一点时间，我们这批航校学员都会被打光。”

“卫民……”方隐锋喉间一哽，竟不知说什么话劝慰他。

林卫民神情坦然道：“方大哥，你别担心，也别劝慰我，我心里明白得很，这场战争中，中国空军注定要付出惨烈的代价，率先参战的飞行员大概都会战死。航校的弟兄们早有准备，也都安排好后事，只待从容上阵，血染长空。”

方隐锋用力握了握他的肩膀，道：“以前打内战，我不会让你去当炮灰，但是打日本人，我鼓励你去。等我安顿好伯母和素芳，若有机会，我也会回军中效命。”

两人在街灯下分手，方隐锋回到家后，躺在床上，辗转反侧，不能入眠。他一闭上眼睛，耳畔就响起那群空军小伙子的铿锵之言，心中久久不能平静。